



枣林深处记账人

■ 刘璫

每年过了夏至,晋西黄土高原便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着,日头毒辣辣地悬于当空,从早烤到晚。玉米叶子卷成了细筒,一垄一垄地耷拉着,风过来也懒得动弹。塬上的黄土干得像被炒过,脚踩上去“噗”地腾起一团细尘,半天散不尽。枣树倒不吭声,满坡满洼的一棵挨着一棵,根往下扎,穿过干硬的表土,扎进更深的地方去。在烈日下,树干虬曲苍劲,不卑不亢地立着,花照开,果照结。农历六月,枣林刚刚挂果,那些藏于细碎绿叶之下的枣胚密密匝匝的,嫩绿里透着一股倔强劲儿。风来的时候,满林子哗啦啦响,仿佛在说:我没事。

调查队的人隔些日子就要穿过这片枣林。枣林尽头,黄土坡上依着一院砖

窑,红砖砌面,窗明几净,院子扫得不见一根草刺。窑洞是老式的拱形,厚土覆顶,冬暖夏凉,是塬上人家最踏实的住处。老刘住在这里,是这一轮的记账人。

塬上旱得紧的时候,院角那口旱井里存着的雨水一天浅过一天,打上来的水也越来越浑浊,得沉淀半天才显得清澈。老刘每天清早提一桶上来,一瓢一瓢地浇在菜畦里。不敢浇透,只润润根,让那些茄子辣椒的秧子熬着,别彻底蔫过去就好。他绕着畦子走一圈,水瓢在手里端着稳稳的,像枣树攥着叶子一样,把每一滴水都省着用。浇完了,他蹲在窑门口,看那片枣林。晨光漫过来,枣树静静地立着,一层淡金涂在叶子上。调查队的小高有回天刚亮就到了,远远见老刘蹲在门槛上,手里还捏着水瓢,目光落在林子深处。

屋里炕席上摊着蓝皮记账本,平板搁

在一旁。老刘年近花甲,几个孩子毕了业都进了城,他和老伴守着村庄,种着十几亩薄田过活。老刘识字不多,记账却稳当得很——不估、不凑、也不藏。庄户人家的日子,不是天天有进有出,他也就不是天天记,有了收入落一笔,买了东西添一行,没有收支的日子账本上便干干净净地空着。但凡记下来的,每一笔都规规矩矩,数字端正得像枣树排开的叶子。小高一页一页翻过去,没见一笔含糊。问他怎么能做到这般实在,老刘搓搓手上的泥:“过日子的事,还能作假?枣树结多少果就是多少果,我花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”

老刘知道,一到农历七月,黄土塬上的雨水就会渐渐多起来。等一场连阴雨把塬上的土浇透,枣树的叶子一夜之间全展开了,宽宽展展地承着光,绿得发亮。菜畦里的秧子也直起了腰,水灵灵

的,再不用算计着浇水。那时小高再穿过枣林来,林子里的气息已然不同——先前的焦干被泥土的潮润替了去。老刘眼角的褶子也舒展开来,和枣树的叶子一样,终于不再绷着了。翻开他的记账本,还是那般工整,一笔一笔,实在得像枣树结出的果,没有一笔是虚的。

午后,风穿过枣林,哗啦啦响。小高返程时回头望去,枣树密密地站着,树干晒了一整天的日头,想必还滚烫着。他忽然觉得,这片林子里有多少棵枣树,这塬上便有多少个老刘——不声不响地守着日子,一笔一画地记着收成。那些账本被窑洞里的烟火气熏得泛黄,被岁月磨软了棱角,可翻开来,每一笔账都像枣树的根——扎在土里,看不见,但撑着整棵树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吕梁调查队)



沃野收割

巩媛媛 摄

沂蒙马扎菜

■ 张怀凤

夏日沂蒙,暑气漫过山野田垄,园蔬渐盛,野菜亦疯长。在临沂乡间地头,最寻常也最动人的一味,便是马扎菜,学名马齿苋。这野菜南北田间皆有,算不上稀罕物,可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,临沂人做马扎菜的法子,独独藏着山野清趣与烟火温情,有别处学不来的乡土滋味。

马扎菜生性泼辣,不挑水土,田埂地头、路边隙地,随处可见一片,经夏日骄阳炙晒,山风滋养,愈发清冽爽口,自带一股山野清气,最能消解盛夏烦闷。

临沂乡间马扎菜可做凉菜、可做主食、可做羹汤,一物三吃,把这寻常野菜吃出了层层新意。最简净的吃法,是凉拌马扎菜。清晨采摘的嫩梢,洗净沥干,入沸水略焯片刻,褪去微涩,保留脆嫩本味。捞出过凉水,挤干多余水分,洒上蒜末,淋上香醋、少许香油,不喜重油的,只撒细盐拌匀便足够清爽。入口软嫩微脆,清而不寡、淡而有味,没有人工蔬菜的绵软臃肿,尽是山野本真的鲜气。三伏天食欲不振,一碟凉拌马扎菜,便是最妥帖的消暑小菜。最接地气的吃法,是马扎菜卷子。临沂人善用粗粮野菜入面食,最懂荤素搭配、粗细调和。将焯好的马扎菜切碎,拌上少许粉条碎、鸡蛋碎,调以简单盐味,不添重料,护住野菜原香。擀一张薄面皮,铺匀菜馅卷紧,上锅蒸熟。出锅的菜卷温润暄软,面皮麦香醇厚,内里菜香清新,一口下去,麦香裹挟着山野清气,朴实饱腹,是农家夏日最寻常的正餐。

最具沂蒙特色的,还要数马扎菜豆沫,本地人也叫“沂蒙小豆腐”。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吃食,最是贴合乡土烟火。将嫩马扎菜切碎,与磨好的豆沫、玉米面拌匀,小火慢焖煮熟。不用繁复调味,仅凭野菜的清鲜、豆子的醇香、粗粮的甘润相融,口感绵软温润,清淡养胃。旧时夏日果蔬匮乏,这一碗豆沫,便是乡间老小最好的家常滋味,如今依旧是沂蒙夏日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原味佳肴。

人间至味是清欢。盛夏沂蒙,不必寻寻觅觅,一碟凉拌马扎菜、一卷菜馍、一碗豆沫,便是最地道的山野风味。寻常野菜,烟火三餐,藏着沂蒙大地最质朴的生活智慧,也藏着最安谧绵长的人间暖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沂调查队)



玉簪花开

陈小莉 绘

晚霞

侯勤文 撰



古井往事润心田

■ 宋继忠

乡间村落中央,坐落着一口古井,它从我们孩童时就守在那里,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,静静在风雨中伫立着。它看着我们长大,看着村子变了模样,也顺道把乡亲们的日子——那些柴米油盐里的暖,喜怒哀乐里的真,都浸在井台的石缝里,融在井水的清冽中。

古井的井口是糙麻石砌的,边缘处被桶绳磨得溜光圆润,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井壁则是用青砖垒起来的,在岁月的喧闹中慢慢爬满青苔,像披了件绿衣裳,透着股老物件才有的沉思。小心地探头往井里看,清幽的水面把湛蓝的天空、飘逸的白云,还有乡亲们憨厚的脸庞,都一一映在里头。

那时,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温柔地

洒在大地上,古井便悄悄地醒了,等着聆听全村的欢笑。挑着水桶的乡亲们三三两两往这儿来,一天的光景从井边开始。大人们熟门熟路,把水桶往井里一抛,扑通一声,溅起晶莹的水花,那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脆。随着有节奏地提拉井绳,满满一桶清凉的井水便被提了上来。扁担在肩头“吱呀”作响,追随着乡亲们的脚步逐渐远去。小孩子们也来凑趣,吃力地拎着小半桶水晃悠悠往家挪,边走边洒下一路水痕。大娘们则坐在井沿边上,在水盘里吃力地清洗着积攒了一天的脏衣服,木槌捶在石板上衣服上,“砰砰”的响声和着大家的闲聊声,在井边环绕,编织成一段段暖乎乎的调子。

古井最热闹的时候,当属夏日的午后。在冰箱空调还是奢侈品的年代,骄

阳似火,大地被烤得发烫,古井便成为了小孩儿们纳凉避暑的欢乐天地。大家幼稚地学着大人的动作,找来网兜和细绳,早早地把西瓜装好,慢慢沉到井里冰镇。几个小孩儿围坐在井旁树荫下,眼睛直直盯着井口的细绳,期待着这一口最冰凉的西瓜。“好了吧?”“肯定冰得很!”你一言我一语,讨论起西瓜的味道。西瓜终于被捞了上来,“咔嚓”一刀下去,凉气混着瓜香一下子散开,引得我们手忙脚乱大口抢吃,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流淌,满足的笑也在大家脸上堆成了花。

黄昏时分,忙活了一天的乡亲们,带着一身的疲惫来到古井边。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,为他们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女人们一边打水一边念叨:“今儿个孩子他爸累得饭都吃不下。”

“我家那小子最近又长高了不少呢!”她们的话语中,有对家人的关切,也有对生活的满足。男人们蹲在井台边,抽着烟说:“今年水稻长得不错,能卖个好价,就给家里添个新柜子。”此时的古井,仿佛是一位忠实的听众,记着大家的欢喜和愁绪。而有个半大的小子,脱了衣裳就往井边的水盆里跳,扑腾着洗澡,水花溅到旁人身上,惹得一阵笑骂,又给井边的热闹续上了一程。

如今,随着大家陆续离家,求学、务工以及在外定居,村子里慢慢静了下来,古井也没了往日的热闹与忙碌。可它装着的那些日子,那些人情味儿,在岁月里慢慢淌着,并不会因此淡去,就像井里的水,永远清凌凌的,润着大家的心田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永丰调查队)

跨越千里的精神“成人礼”

■ 林文

飞机加速抬升,大地向后倾斜。当舷窗外最后一片山峦被云层吞没,我知道,离别已经真正到来。机舱内引擎声低沉,我闭上眼,这一年,三百多个日夜的时光,如潮水般退去,却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。

新疆,于我而言,她不再只是画册上的雪山草原,更是我屏幕上反复核验的数据,是承担自贸区统计调查时的反复核对,是起草“三新”统计制度时的字斟句酌。她也是调研路上漫长的颠簸,是风沙中挺立的棉苗,是牧民转场时节畜群扬起的尘土。她的壮美,在于自然馈赠,更在于人们为了耕

耘与守护所展现的坚韧。就像在红其拉甫,顶着透骨风雪站在国门门前时,胸膛奔涌的不是游客的惊叹,而是滚烫的家国认同——左公“抬棺出塞”的悲壮、课本里祖国疆域的叙述,在此刻化为可触摸的界碑与风声,具体可感,直击心灵。

新疆的“大”,以一种直击灵魂的方式拓宽了我对距离的认知。驱车数百公里,窗外景色苍茫如一,这种体验最终内化为心理的“辽阔感”。回到赣南,面对新的挑战,心中仿佛能自然辟出一片戈壁般的空旷,容得下更多尘埃,多了一份“不过如此”的淡然。

骆驼刺教会我向下扎根的耐心与绝处存绿的顽强;秋日胡杨以金黄与枯寂

并存的壮美,展示生命在辉煌与凋零间从容转换的烈性;而天山的亘古静穆,则启示何为“不为所动”的定力。我曾在笔记中写:“山从来不是用来征服的,它只允许我们在其皱纹里暂坐片刻。”如今体会尤深——我们与一片土地的关系,应是带着敬畏的“暂坐”与“聆听”。

援疆一年,我成了这片土地的“远亲”。同事那声“常回来看看”,绝非客套。共同熬过的夜、调研途中分享的滚烫的奶茶与扎实的馍、那些畅谈与沉默……织成了无形却结实的情感纽带。新疆的安定与发展,从此与我息息相关。我会格外关注来自新疆的消息,为她的成绩欣喜,为她的烦忧牵挂。这份牵挂,如一条纤细却坚韧的

丝线,无论今后行至何方,都会在某个时刻轻轻牵动,把我与中国西北角紧紧相连。

援疆,于国家是促进稳定发展的部署;于我,则是一次珍贵的精神“成人礼”。它让我触摸到了西陲的壮丽山河,触摸到了同胞的质朴心灵,也触摸到了自己内心深处那沉静的家国情怀。

新疆,已从一个地理边疆,变成我精神版图图中坚实而明亮的高地。我带走了雪水滋润的目光、长风涤荡的胸怀,也带走了笑容温暖过的记忆。我将带着这片土地赋予的一切——被拓宽的辽阔、被淬炼的坚韧、被点亮的深情与被唤醒的责任——走向未来所有路途。

(作者单位:赣南市统计局)